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八十六

史部

南齊書卷二十四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五

柳世隆

張瓌

柳世隆字彥緒河東解人也祖憑馮翊太守父叔宗早卒世隆少有風器伯父元景宋大明中為尚書令獨賞愛之異於諸子言於孝武帝得召見帝曰三公一人是

將來事也海陵王休茂為雍州辟世隆為迎主簿除西陽王撫軍法曹行參軍出為虎威將軍上庸太守帝謂元景曰卿昔以虎威之號為隨郡今復以授世隆使卿門世不絕公也元景為景和所殺世隆以在遠得免泰始初諸州反叛世隆以門禍獲申事由明帝乃據郡起兵遣使應朝廷弘農人劉僧麟亦聚眾應之收合萬人奄至襄陽萬山為孔道存所破眾皆奔散僅以身免逃藏民間事平乃出還為尚書儀曹郎明帝嘉其義心發

詔擢為太子洗馬出為寧遠將軍巴西梓潼太守還為
越騎校尉轉建平王鎮北諮議叅軍領南泰山太守轉
司馬東海太守入為通直散騎常侍尋為晉熙王安西
司馬加寧朔將軍時世祖為長史與世隆相遇甚懽太
祖之謀渡廣陵也令世祖率衆下同會京邑世隆與長
流蕭景先等戒嚴待期事不行是時朝廷疑憚沈攸之
密為之防府州器械皆有素蓄世祖將下都劉懷珍白
太祖曰夏口是兵衝要地宜得其人太祖納之與世祖

書曰汝既入朝當須文武兼資人與汝意合者委以後
事世隆其人也世祖舉世隆自代轉為武陵王前軍長
史江夏內史行郢州事昇明元年冬攸之反遣輔國將
軍中兵叅軍孫同寧朔將軍中兵叅軍武寶龍驤將軍
騎兵叅軍朱君拔寧朔將軍沈惠真龍驤將軍騎兵叅
軍王道起三萬人為前驅又遣司馬冠軍劉攘兵領寧
朔將軍外兵叅軍公孫方平龍驤將軍騎兵叅軍朱靈
真沈僧敬龍驤將軍高茂二萬人次之又遣輔國將軍

王靈秀丁珍東寧朔將軍中兵叅軍王彌之寧朔將軍
外兵叅軍楊景穆二千匹騎分兵出夏口據魯山攸之
乘輕舸從數百人先大軍下住白螺洲坐胡床以望其
軍有自驕色既至郢以郢城弱小不足攻遣人告世隆
曰被太后令當暫還都卿既相與奉國想得此意世隆
使人答曰東下之師久承聲問郢城小鎮自守而已攸
之將去世隆遣軍於西渚挑戰攸之果怒令諸軍登岸
燒郭邑築長圍攻道顧謂人曰以此攻城何城不剋晝

夜攻戰世隆隨宜拒應衆皆披却世祖初下與世隆別
曰攸之一旦為變焚夏口舟艦沿流而東則坐守空城
不可制也雖留攻城不可卒拔卿為其內我為其外乃
無憂耳至是世祖遣軍主桓敬陳胤叔苟元賓等八軍
據西塞令堅壁以待賊疲慮世隆危急遣腹心胡元直
潛使入郢城通援軍消息內外並喜尚書符曰沈攸之
出自隴畝寂寥累世故司空沈公以從父宗蔭愛之若
子羽翼吹噓得昇官次景和昏悖猜畏柱臣而攸之凶

忍趣利樂禍請銜詔旨躬行反噬又攸之與譚金童泰
壹等暴寵狂朝並為心膂同功共體世號三侯當時親
昵情過管鮑仰遭革運凶黨懼戮攸之反善圖全用得
自免既殺從父又虐良朋雖呂布販君酈寄賣友方之
斯人未足為酷泰始開闢網漏吞舟畧其凶險取其搏
噬故階亂獲全因禍興福攸之稟性空淺躁而無謀濃
湖土崩本非已力彭城下邳望旗宵遁再棄王師久應
肆法值先帝宥其回溪之恥冀有封嶠之捷故得幸會

推遷頻煩顯授內端戎禁外綏萬里聖去鼎湖遠頒顧
命託寄崇深義感金石而攸之始奉國諱喜形于顏普
天同哀已以為慶累登蕃岳自郢遷荆晉熙王以皇弟
代鎮地尊望重攸之斷割候迎肆意陵畧料擇士馬簡
算器械權撥精銳並取自隨郢城所留十不遺一專恣
鹵奪罔顧國典踐荆已來恒用姦數既懷異志興造無
端乃蹙迫羣蠻騷擾山谷揚聲討伐盡戶土丁蟻聚郭
邑伺國衰盛從來積年求不解甲遂四野百縣路無男

人耕田載租皆驅女弱自古酷虐未聞於此昔歲桂陽
內興宗廟阡危攸之任官上流兵彊地廣勤王之舉寔
宜悉行裁遣羸弱不滿三千至郢州稟受節度欲令判
否之日委罪晉熙招誘劒客羈絆行侶竄叛入境輒加
擁護逋亡出界必遣窮追視吏若讎遇民如草峻太半
之賦暴參夷之刑鞭笞國士全用虜法一人逃亡闔宗
捕逮皇朝赦令初不遵奉曠蕩之澤長隔彼州人懷怨
望十室而九今乃舉兵內侮姦回外熾斯寔惡熟罪成

之辰決癰潰疽之日幕府過荷朝寄義百常憤董御元
戎龔行天罰今遣新除使持節郢州司州之義陽諸軍
事平西將軍郢州刺史聞喜縣開國侯黃回員外散騎
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重安縣開國子軍主王敬則
屯騎校尉長壽縣開國男軍主王宜與屯騎校尉陳承
叔右軍將軍葛陽縣開國男彭文之驃騎行參軍振武
將軍邵宰精甲二萬衝其首旆又遣散騎常侍游擊將
軍臨湘縣開國男呂安國持節寧朔將軍越州刺史孫

曇瓘屯騎校尉寧朔將軍崔慧景寧朔將軍左軍將軍
新亭侯任侯伯龍驤將軍虎賁中郎將尹畧屯騎尉南
城令曹虎頭輔國將軍驍騎將軍蕭鸞新除寧朔將軍
游擊將軍下邳縣開國子垣崇祖等舳舻二萬駱驛繼
邁又遣屯騎校尉苟元賓撫軍參軍郭文考撫軍中兵
參軍程隱儒奉朝請諸襲光等輕艫一萬截其津要驍
騎將軍周盤龍後將軍成買輔國將軍王勅勤屯騎校
尉王洪範等鐵騎五千步道繼進先據陸路斷其走伏

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諸軍事征
虜將軍寧蠻校尉雍州刺史襄陽縣開國侯新除鎮軍
將軍張敬兒志節慷慨卷甲樊鄧水步俱馳破其巢窟
持節督司州諸軍事征虜將軍司州刺史領義陽太守
范陽縣侯姚道和義烈梗槩投袂方隅風馳電掩襲其
輜重萬里建於四方飛旆莫不總率衆師雲翔雷動人
神同憤遠邇并心今皇上聖明將相仁愛約法三章寬
刑緩賦年登歲阜家給人足上有惠民之澤下無樂亂

之心攸之不識天時妄圖大逆舉無名之師驅讎怨之

衆是以朝野審其易取含識判其成禽彼土士民罹毒
日久今復相逼迫投赴鋒刃交戰之日蘭艾難分去就
在機望思先曉無使一人迷疑而九族就禍也弘宥之
典有如皎日郢城既不可攻而平西將軍黃回軍至西
陽乘三層艦作羌胡伎泝流而進攸之素失人情本逼
以威力初發江陵已有叛者至是稍多攸之日夕乘馬
歷營撫慰而去者不息攸之大怒召諸軍主曰我被太

后令建義下都大事若剋白紗帽共著耳如其不振朝廷自誅我百口不關餘人比軍人叛散皆卿等不以爲意我亦不能問叛身自今軍中有叛者軍主任其罪於是一人叛遣十人追並去不反莫敢發覺咸有異計劃攘兵射書與世隆請降世隆開門納之攘兵燒營而去火起乃覺攸之怒銜鬚咀之收攘兵兒子天賜女壻張平慮斬之軍旅大散攸之渡魯山岸猶有數十匹騎自隨宣令中軍曰荊州城中大有錢可相與還取以爲資

糧郢城未有追軍而散軍畏蠻抄更相聚結可二萬人
隨攸之將至江陵乃散世隆乃遣軍副劉僧麟道追之
攸之已死徵為侍中仍遷尚書右僕射封貞陽縣侯邑
二千戶出為左將軍吳郡太守加秩中二千石丁母憂
太祖踐阼起為使持節都督南豫司二州諸軍事平南
將軍南豫州刺史進爵為公上手詔與司徒褚淵曰向
見世隆毀瘠過甚殆欲不可復識非直使人惻然實亦
世珍國寶也淵答曰世隆至性純深哀過乎禮事陛下

在危盡忠喪親居憂杖而後起立人之本二理同極加
榮增寵足以厲俗敦風建元二年進號安南將軍是時
虜寇壽陽上敕世隆曰歷陽城大恐不可卒治正宜斷
隔之深為保固處分百姓若不將家守城單身亦難可
委信也尋又敕曰吾更歷陽外城若有賊至即勒百姓
守之故應勝割棄也垣崇祖既破虜上欲罷併二豫敕
世隆曰比思江西蕭索二豫兩辦為難議者多云省一
足一於事為便吾謂非乃乖謬卿以為云何可具以聞

尋授後將軍尚書右僕射不拜世隆性愛涉獵啟太祖
借祕閣書上給二千卷三年出為使持節督南兗兗徐
青冀五州軍事安北將軍南兗州刺史江北畏虜寇搔
動不安上敕世隆曰比有北信賊猶治兵在彭城年已
垂盡或當未必送死然豺狼不可以理推為備或不可
懈彼郭既無關要用宜開除使去金城三十丈政佳耳
發民治之無嫌若作三千人食者已有幾米可指牒付
信還民間若有丁多而細口少者悉令戍非疑也又敕

曰昨夜得北使啟鍾離間賊已渡淮既審送死便當制
加剿撲卿好參候之有急令諸小戍還鎮不可賊至不
覺也賊既過淮不容邇退散要應有處送死者定攻壽
陽吾當遣援軍也又遣軍助世隆并給軍糧虜退上欲
土斷江北又敕世隆曰呂安國近在西土斷郢司二境
上雜民大佳民始無驚恐近又令垣豫州斷其州內商
得崇祖啟事已行竟近無云云殊稱前代舊意卿視覓
部中可行此事不若無所擾春便就手也其見親委如

此世祖即位加散騎常侍世隆善卜別龜甲價至一萬
永明建號世隆題州齋壁曰永明十一年謂典籤李黨
曰我不見也入為侍中護軍將軍遷尚書右僕射領太
子右率雍州大中正不拜改授散騎常侍尚書左僕射
中正如故湘州蠻動遣世隆以本官總督伐蠻衆軍仍
為使持節都督湘州諸軍事鎮南將軍湘州刺史常侍
如故世隆至鎮以方畧討平之在州立邸治生為中丞
庾杲之所奏詔原不問復入為尚書左僕射領衛尉不

拜仍轉尚書令世隆少立功名晚專以談義自業善彈
琴世稱柳公雙璫為士品第一常自云馬稍第一清談
第二彈琴第三在朝不干世務垂簾鼓琴風韻清遠甚
獲世譽以疾遜位改授侍中衛將軍不拜轉左光祿大
夫侍中如故九年卒時年五十詔給東園祕器朝服一
具衣一襲錢一十萬布三百匹蠟三百斤又詔曰故侍
中左光祿大夫貞陽公世隆秉德居業才兼經緯少播
清徽長弘美譽入叅內禁出贊西牧專寄郢郊剋挫巨

猗超越前勲功著一代及總任方州民頌寬德翼教崇
闡朝稱元正忠謨嘉猷簡於朕心雅志素履邈不可踰
將登鉉味用變鴻化奄至薨殞震慟良深贈司空班劔
三十人鼓吹一部侍中如故謚曰忠武上又敕吏部尚
書王晏曰世隆雖抱疾積歲志氣未衰冀醫藥有效痊
差可期不謂一旦便為異世痛怛之深此何可言其昔
在郢誠心夙悃全保一番勲業克著尋准契濶增泣悲
咽卿同在情亦當無已已耶世隆曉數術於倪塘創墓

與賓客踐履十往五往常坐一處及卒墓正取其坐處
焉著龜經祕要二卷行於世長子悅早卒

張瓌字祖逸吳郡吳人也祖裕宋金紫光祿大夫父永
右光祿大夫曉音律宋孝武問永以太極殿前鍾聲嘶
永荅鍾有銅滓乃扣鍾求其處鑿而去之聲遂清越瓌
解褐江夏王太尉行參軍署外兵隨府轉為太傅五官
為義恭所遇遷太子舍人中書郎驃騎從事中郎司徒
右長史初永拒桂陽賊於白下潰散阮佃夫等欲加罪

太祖固申明之瓌由此感恩自結轉通直散騎常侍驍
騎將軍遭父喪還吳持服昇明元年劉秉有異圖弟遐
為吳郡潛相影響因沈攸之事起聚衆三千人治攻具
太祖密遣殿中將軍卞白龍令瓌取遐諸張世有豪氣
瓌宅中常有父時舊部曲數百遐召瓌瓌偽受旨與叔
恕領兵十八人入郡與防郡隊主彊弩將軍郭羅雲進
中齋取遐踰窻而走瓌部曲顧憲子手斬之郡內莫
敢動者獻捷太祖以告領軍張沖沖曰瓌以百口一擲

出手得盧矣即授輔國將軍吳郡太守封瓌義成縣侯
邑千戶太祖故以嘉名錫之除冠軍將軍東海東莞二
郡太守不拜建元元年增邑為二百戶尋改封平都遷
侍中加領步兵校尉二年遷都官尚書領校尉如故出
為征虜將軍吳興太守三年烏程令顧昌玄有罪瓌坐
不糾免官明年為度支尚書世祖即位為冠軍將軍鄱
陽王北中郎長史襄陽相行雍州府州事隨府轉征虜
長史四年仍為持節督雍梁南北秦四州郢州之竟陵

司州之隨郡軍事輔國將軍雍州刺史尋領寧蠻校尉
還為左民尚書領右軍將軍遷冠軍將軍大司馬長史
十年轉太常自陳衰疾願從閑養明年轉散騎常侍光
祿大夫頃之上欲復用瓌乃以為後將軍南東海太守
秩中二千石行南徐州府州事又行河東王國事到官
復稱疾還為散騎常侍光祿大夫鬱林即位加金章紫
綬隆昌元年給親信二十人鬱林廢朝臣到宮門參承
高宗瓌託脚疾不至海陵立加右將軍高宗疑外藩起

兵以瓌鎮石頭督衆軍事瓌見朝廷多難遂恒臥疾建武元年轉給事中光祿大夫親信如故月加給錢二萬二年虜盛詔瓌以本官假節督廣陵諸軍事行南兖州事虜退乃還瓌居室豪富伎妾盈房有子十餘人常云其中要應有好者建武末屢啟高宗還吳見許優游自樂或有譏瓌衰暮畜伎瓌曰我少好音律老而方解平生嗜欲無復一存唯未能遣此處耳高宗疾甚防疑大司馬王敬則以瓌素著幹畧授平東將軍吳郡太守以

為之備及敬則反瓌遣將吏三千人迎拒於松江聞敬則軍鼓聲一時散走瓌棄郡逃民間事平瓌復還郡為有司所奏免官削爵永元初為光祿大夫尋加前將軍金章紫綬三年義師下東昏假瓌節戍石頭義師至新亭瓌棄城走還宮梁初復為光祿天監四年卒

史臣曰文以附衆武以立威元帥之才稱為國輔沈攸之十年治兵白首舉事荆楚上流方江東下斯驅除之巨難帝王之大敵柳世隆勢居中夏年淺位輕首抗全

師孤城挑攻臨垓授策曾無汗馬勅寇乖沮力屈於高
墉亂轍爭先降奔郢路陸遜之破玄德不是過也及世
道清寧出牧內佐體之以風素居之以雅德固興家之
盛美也

贊曰忠武匡贊實號兼資廟堂析理高壘塞旗游藝善
術安絃拂龜義成祚土功立帝基

南齊書卷二十四

南齊書卷二十四考證

柳世隆傳帝曰三公一人是將來事也。

臣祖庚

按南

史云帝謂元景曰此兒將來復是三公一人蓋言世隆將來是三公中一人也若如傳言似未明晰當南史為優

及卒墓正取其坐處焉。

臣祖庚

按南史云墓工圖墓

正取其坐處焉文義較明此省墓工圖三字未合

南齊書卷二十四考證

欽定四庫全書舊要卷四千二百八十七

史部

南齊書卷二十五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六

垣崇祖

張敬兒

垣崇祖字敬遠下邳人也族姓豪彊石虎世自畧陽徙之於鄴曾祖敞為慕容德偽吏部尚書祖苗宋武征廣固率部曲歸降仍家下邳官至龍驤將軍汝南新蔡太

守父詢之積射將軍宋孝武世死事贈冀州刺史崇祖
年十四有幹畧伯父豫州刺史護之謂門宗曰此兒必
大成吾門汝等不及也刺史劉道隆辟為主簿厚遇之
除新安王國上將軍景和世道隆求出為梁州啟轉崇
祖為義陽王征北行參軍與道隆同行使還下邳召募
明帝立道隆被誅薛安都反明帝遣張永沈攸之北討
安都使將裴祖隆李世雄據下邳祖隆引崇祖共拒戰
會青州援軍主劉彌之背逆歸降祖隆士衆沮敗崇祖

與親近數十人夜救祖隆與俱走還彭城虜既陷徐州
崇祖仍為虜將游兵琅邪間不復歸虜不能制密遣人
於彭城迎母欲南奔事覺虜執其母為質崇祖妹夫皇
甫肅兄婦薛安都之女故虜信之肅仍將家屬及崇祖
母奔朐山崇祖因將部曲據之遣使歸命太祖在淮陰
板為朐山戍主送其母還京師明帝納之朐山邊海孤
險人情未安崇祖常浮舟舸於水側有急得以入海軍
將得罪亡叛具以告虜虜偽圍城都將東徐州刺史成

固公始得青州聞叛者說遣步騎二萬襲崇祖屯洛要
去朐山城二十里崇祖出送客未歸城中驚恐皆下船
欲去崇祖還謂腹心曰賊比擬來本非大舉政是承信
一說易遣誑之今若得百餘人還事必濟矣但人情一
駭不可斂集卿等可急去此二里外大叫而來唱艾塘
義人已得破虜須戍軍速往相助逐退船中人果喜爭
上岸崇祖引入據城遣羸弱入島令人持兩炬火登山
鼓叫虜參騎謂其軍備甚盛乃退崇祖啟明帝曰淮北

士民力屈胡虜南向之心日夜以冀崇祖父伯並為淮
北州郡門族布在北邊百姓所信一朝嘯咤事功可立
名位尚輕不足威衆乞假名號以示遠近明帝以為輔
國將軍北琅邪蘭陵二郡太守亡命司馬從之謀襲郡
崇祖討捕斬之數陳計算欲尅復淮北時虜聲言寇淮
南明帝以問崇祖崇祖因啟宜以輕兵深入出其不意
進可立不世之勲退可絕其窺窬之患帝許之崇祖將
數百人入虜界七百里據南城固蒙山扇動郡縣虜率

大衆攻之其別將梁湛母在虜虜執其母使湛告部曲
曰大軍已去獨住何為於是衆情離阻一時奔退崇祖
謂左右曰今若俱退必不獲免乃住後力戰大敗追者
而歸以久勞封下邳縣子泰豫元年行徐州事徙戍龍
沮在朐山南崇祖啟斷水清平地以絕虜馬帝以問劉
懷珍云可立崇祖率將吏塞之未成虜主謂偽彭城鎮
將平陽公曰龍沮若立國之恥也以死爭之數萬騎掩
至崇祖馬輿陷陣不能抗乃築城自守會天雨十餘日

虜乃退龍沮竟不立歷盱眙平陽東海三郡太守將軍
如故轉邵陵王南中郎司馬復為東海太守初崇祖遇
太祖於淮陰太祖以其武勇善待之崇祖謂皇甫肅曰
此真吾君也吾今逢主矣所謂千載一時遂密布誠節
元徽末太祖憂慮令崇祖受旨即以家口託皇甫肅勒
數百人將入虜界更聽後旨會蒼梧廢太祖召崇祖領
部曲還都除遊擊將軍沈攸之事平以崇祖為持節督
兗青冀三州諸軍事累遷冠軍將軍兗州刺史太祖踐

阼謂崇祖曰我新有天下夷虜不識運命必當動其蟻
衆以送劉昶為辭賊之所衝必在壽春能制此寇非卿
莫可徒為使持節監豫司二州諸軍事豫州刺史將軍
如故封望蔡縣侯七百戶建元二年虜遣偽梁王郁豆
眷及劉昶馬步號二十萬寇壽春崇祖召文武議曰賊
衆我寡當用奇以制之當脩外城以待敵城既廣闊非
水不固今欲堰肥水却淹為三面之險諸君意如何衆
曰昔佛狸侵境宋南平王士卒完盛以郭大難守退保

內城今日之事十倍於前古來相承不築肥堰皆以地
形不便積水無用故也若必行之恐非事宜崇祖曰卿
見其一不識其二若捨外城賊必據之外脩樓櫓內築
長圍四周無礙表裏受敵此坐自為擒守郭築堰是吾
不諫之策也乃於城西北立堰塞肥水堰北起小城周
為深塹使數千人守之崇祖謂長史封延伯曰虜貪而
少慮必悉力攻小城圖破此堰見塹狹城小謂一往可
剋當以蟻附攻之放水一激急踰三峽事窮奔透自然

沈溺此豈非小勞而大利邪虜衆由西道集堰南分軍東路肉薄攻小城崇祖著白紗帽肩輦上城手自轉式至日晡時決小史埭水勢奔下虜攻城之衆漂墜塹中入馬溺死數千人衆皆退走初崇祖在淮陰見上便自比韓信白起咸不信唯上獨許之崇祖再拜奉旨及破虜啟至上謂朝臣曰崇祖許為我制虜果如其言其恒自擬韓白今真其人也進為都督號平西將軍增封為千五百戶崇祖聞陳顯達李安民皆增給軍儀啟上求

鼓吹橫吹上敕曰韓白何可不與衆異給鼓吹一部崇祖慮虜復寇淮北啟徙下蔡戍於淮東其冬虜果欲攻下蔡既聞內徙乃揚聲平除故城衆疑虜當於故城立戍崇祖曰下蔡去鎮咫尺虜豈敢置戍實欲除此故城政恐奔走殺之不盡耳虜軍果夷掘下蔡城崇祖自率衆渡淮與戰大破之追奔數十里殺獲千計上遣使入關參虜消息還敕崇祖曰卿視吾是守江東而已邪所少者食卿但努力營田自然平殄殘醜敕崇祖脩治苟

陂田世祖即位徵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俄詔留本任
加號安西仍遷五兵尚書領驍騎將軍初豫章王有盛
寵世祖在東宮崇祖不自附結及破虜詔使還朝與共
密議世祖疑之曲加禮待酒後謂崇祖曰世間流言我
已豁諸懷抱自今已後富貴見付也崇祖拜謝崇祖去
後上復遣荀伯玉口敕以邊事受旨夜發不得辭東宮
世祖以崇祖心誠不實銜之太祖崩慮崇祖為異便令
內轉永明元年四月九日詔曰垣崇祖凶詬險躁少無

行業昔因軍國多虞採其一夫之用大運光啟頻頻升
擢溪壑靡厭浸以彌廣去歲在西連謀境外無君之心
已彰遐邇特加遵養庶或悛革而猜貳滋其志興亂階
隨與荀伯玉驅合不逞窺窬非覬構扇邊荒互為表裏
寧朔將軍孫景育究悉姦計具以啟聞除惡務本刑茲
罔赦便可收掩肅明憲辟死時年四十四子惠隆徙番
禺卒

張敬兒南陽冠軍人也本名苟兒宋明帝以其名鄙改

馬父醜為郡將軍官至節府參軍敬兒年少便弓馬有
膽氣好射虎發無不中南陽新野風俗出騎射而敬兒
尤多膂力求入隊為曲阿戍驛將州差補府將還為郡
馬隊副轉隊主稍官寧蠻府行叅軍隨同郡人劉胡領
軍伐襄陽諸山蠻深入險阻所向皆破又擊湖陽蠻官
軍引退蠻賊追者數千人敬兒單馬在後衝突賊軍數
十合殺數十人箭中左腋賊不能抗平西將軍山陽王
休祐鎮壽陽求善騎射人敬兒自占見寵為長史兼行

參軍領白直隊泰始初除寧朔將軍隨府轉參驃騎軍
事署中兵領軍討義嘉賊與劉胡相拒於鵲尾洲啟明
帝乞本郡事平為南陽太守將軍如故初王玄謨為雍
州土斷敬兒家屬舞陰敬兒至郡復還冠軍三年薛安
都子栢令環龍等竊據順陽廣平略義成扶風界刺史
巴陵王休若遣敬兒及新野太守劉攘兵攻討合戰破
走之徙為順陽太守將軍如故南陽蠻動復以敬兒為
南陽太守遭母喪還家朝廷疑桂陽王休範密為之備

乃起敬兒為寧朔將軍越騎校尉桂陽事起隸太祖頓
新亭賊矢石既交休範白服垂輦往勞樓下城中望見
其左右人兵不多敬兒與黃回白太祖曰桂陽所在備
防寡闕若詐降而取之此必可擒也太祖曰卿若能辦
事當以本州相賞敬兒相與出城南放仗走大呼稱降
休範喜召至輦側回陽致太祖密意休範信之回目敬
兒敬兒奪取休範防身刀斬休範首休範左右數百人
皆驚散敬兒馳馬持首歸新亭除驍騎將軍加輔國將

軍太祖以敬兒人位既輕不欲便使為襄陽重鎮敬兒求之不已乃微動太祖曰沈攸之在荊州公知其欲何所作不出敬兒以防之恐非公之利也太祖笑而無言乃以敬兒為持節督雍梁二州郢司二郡軍事雍州刺史將軍如故封襄陽縣侯二千戶部伍泊沔口敬兒乘舫艫過江詣晉熙王變中江遇風船覆左右丁壯者各泅走餘二小吏沒艫下叫呼救敬兒兩掖挾之隨船覆仰常得在水上如此翻覆行數十里方得迎接失所持

節更給之沈攸之聞敬兒上遣人伺覘見雍州迎軍儀甚盛慮見掩襲密自防備敬兒至鎮厚結攸之信饋不絕得其事迹密白太祖攸之得太祖書翰論選用方伯密事輒以示敬兒以為反間敬兒終無二心元徽末襄陽大水平地數丈百姓資財皆漂沒襄陽虛耗太祖與攸之書令賑貸之攸之竟不歷意敬兒與攸之司馬劉攘兵情款及蒼梧廢敬兒疑攸之當因此起兵密以問攘兵攘兵無所言寄敬兒馬鎧一隻敬兒乃為之備昇

明元年冬攸之反遣使報敬兒敬兒勞接周至為設酒
食謂之曰沈公那忽使君來君殊可命乃列仗於廳事
前斬之集部曲頓攸之下當襲江陵時攸之遺太祖書
曰吾聞魚相忘於江湖人相忘於道術彼我可謂通之
矣大明之中謬奉聖主忝同侍衛情存契濶義著斷金
乃分帛而衣等糧而食值景和昏暴心爛形焦若斯之
苦寧可言盡吾自分碎首於閣下足下亦懼滅族於舍
人爾時磐石之心既固義無貳計蹙迫時難相引求全

天道矜善此理不空結姻之始實關於厚及明帝龍飛
諸人皆為鬼矣吾與足下得蒙大造親過夙眷遇若代
臣錄其心迹復忝驅使臨崩之日吾豫在遺託加榮授
寵恩深位高雖復情謝古人粗識忠節誓心仰報期之
必死此誠志竟未申遂先帝登遐微願永奪自爾已來
與足下言面殆絕非唯分張形跡自然至此脫枉一告
未嘗不對紙流涕豈願相誚於今哉苟有所懷不容不
白初得賢子蹟疏云得家信云足下有廢立之事安國

寧民此功巍巍非吾等常人所能信也俄奉皇太后假
令云足下潛構深畧獨斷懷抱一何能壯但冠雖弊不
可承足蓋共尊高故耳足下交結左右親行殺逆以免
身患卿當謂龍逢比干癡人耳凡廢立大事不可廣謀
但袁褚遺寄劉又國之近戚數臣地籍實為膏腴人位
並居時望若此不與議復誰可得共披心胸者哉昏明
改易自古有之豈獨大宋中屯邪前代盛典煥盈篇史
請為足下言之羣公共議宜啟太后奉令而行當以王

禮出第足下乃可不通大理要聽君子之言豈可因滅
天理一何若茲孝經云資於事父以事君縱為宗社大
計不爾寧不識有君親之意邪乃復慮以家為啗以爵
賞小人無狀遂行弑害吾雖寡識竊從古比豈有為臣
而有近日之事邪使一旦荼毒身首分離生自可恨死
者何罪且有登齋之賞此科出於何文凡在臣隸誰不
惋駭華夷扣心行路泣血乃至不殯使流蟲在戶自古
以來此例有幾衛國微小故有弘演不圖我宋獨無其

人撫膺惆悵不能自已足下與向之殺者何異人情易
反還成嗟悲為子君者無乃難乎蹊田之譬豈復有異
管仲有言君善未嘗不諫足下諫諍不聞甘崔杼之罪
何惡逆之苦昔太甲還位伊不自疑昌邑之過不可稱
數霍光荷託尚共議於朝班然後廢之由有湯沐之施
論者不以劫主為名桓溫之心未忘於篡海西失道人
倫頓盡廢之以公猶禮處之當溫彊盛誰能相抗尚畏
懼於形跡四海不愜未嘗有樂推之者伊尹霍光名高

於臣節桓氏亦得免於脅奪凡是諸事布於書策若此
易曉豈待指掌卿常言比跡夷叔如何一旦行過桀跖
邪聖明啟運蒼生重造普天率土誰不歌抃實是披心
罄節奉公忘私之日而卿大收宮妓劫奪天藏器械金
寶必充私室移易朝舊布置私黨被甲入殿內外宮閤
管籥悉闕家人吾不知子孟孔明遺訓如此王謝陶庾
行此舉止且朱方帝鄉非親不授足下非國戚也一旦
專縱自樹云是兒守臺城父居東府一家兩錄何以異

此知卿防固重複猜畏萬端言以禦遠實為防內若德
允物望夷貊猶可推心共處如其失理乖道金城湯池
無所用也文長以戈戟自衛何解滅亡吳起有云義禮
不脩舟中之人皆讐也足下既無伍員之痛苟懷貪恠
而有賊宋之心吾寧捐申包之節邪聞求忠臣者必出
孝子之門卿忠孝於斯盡矣今竊天府金帛以行姦惠
盜國權爵以結人情且授非其理合我則賞此事已復
不可恒用用之既訖恐非忠策且受者不感識者不知

不能遏姦折謀誠節慨惋隔硤數千無因自對不能知
復何情顏當與足下叙平生舊款吾聞前招絕交不出
惡言但此自陳名節於胸心因告別於千載放筆增歎
公私潛淚想不深怪往言然天下耳目豈伊可誣抑亦
當自知投杖無彊為必先及太祖出頓新亭報攸之書
曰辱足下誚書交道不終為恥已足欲下便來何故多
閔君子吾結髮入仕豈期遠大蓋感子路之言每不擇
官而宦逮文帝之世初被聖明鑒賞及孝武之朝復蒙

英主顧盼因此感激未能自反及與足下斂袂定交款
著分好何嘗不勸慕古人國士之心務重前良忠貞之
節至於契濶杯酒殷勤攜袖薦女成姻志相然諾義信
之篤誰與間之又乃景和陵虐事切憂畏明帝正位運
同休顯啟臆論心安危豈貳元微之季聽高道慶邪言
欲相討伐發威施救已行外內于時臣子鉗口道路以
目吾以分交義重患難宜均犯陵白刃以相任保悖主
手敕今封送相示豈不畏威念周旋之義耳推此陰惠

何愧懷抱不云足下猥舍禍諂前遣王思文所牒朝事
蓋情等家國共詳衷否虛心小大必以先輸問張雍州
遷代之日將欲誰擬本是逆論來事非欲代張乃封此
示張激使見怒若張惑一言果興怨恨事負雅素君子
所不可為況張之奉國忠亮有本情之見與意契不貳
邪又張雍州啟事稱彼中蠻動兼民遭水患敕令足下
思經拯之計吾亦有白論國如家布情而往每思虛達
事之相接恒必猜離反謂無故遣信此乃覘察平諒之

襟動則相阻傷負心期自誰作故先時足下遣信尋盟
敦舊厲以篤終吾止附還白申罄情本契然遠要方固
金石今日舉錯定是誰恧久言邪元徽末德執亾禋祀
足下備聞無待亟述太后惟憂式遵前誥興毀之畧事
屬鄙躬黜昏樹明實惟前則寧宗靜國何愧前脩廢立
有章足下所允冠弊之譏將以何語封為郡王寧為失
禮景和無名方之不愈乎龍逢自匹夫之美伊霍則社
稷之臣同異相乖非吾所受也登齋有賞壽寂已蒙之

於前同謀舊功明皇亦行之於昔此則接踵成事誰敢
異之謂其大收宮女劫奪天藏器械金寶必充私室必
若虛設市虎亦可不翅此言若以此詐民天下豈患無
眼心苟無瑕非所耿介甲仗之授事既舊典豈見有任
鎮邦家勲經定主而可得出入輕單不資寵衛斯之患
慮豈直身憂祇奉此恩職惟事理朱方之牧公卿僉意
吾亦謂微勲之次無忝一州且魏晉舊事帝鄉蕃職何
嘗豫州必曹司州必馬折膠受柱在體非愧袁粲據石

頭足下無不可吾之守東府來告便謂非動容見疾頓
笑入戾乃如是乎袁粲劉秉受過深重家國既安不思
撫鎮遂與足下表裏潛規據城之夜豈顧社稷幸天未
長亂宗廟有靈即與褚衛軍協謀義斷以時殄滅想足
下聞之悵然孤沮小兒忝侍中代來之澤遇直上臺便
呼一家兩錄發不擇言良以太甚吾之方寸古列共言
乃以陶庾往賢大見譏責足下自省詎得以此見貽邪
比蹤夷叔論吾則可行過桀蹠無乃近誣哉謂吾不朝

此則良誨朝之與否想更問之足下受先帝之恩施擁
戎西州鼎湖之日率土載奔而宴安中流酣飲自若即
懷狼望陵侮皇朝晉熙殿下以皇弟代鎮而斷割候迎
罔蔑宗子驅畧士馬悉以西上郢中所遺僅餘劣弱昔
徵茅不入猶動義師況荊州物產雍嶠交梁之會自足
下為牧薦獻何品良馬勁卒彼中不無良皮美罽商賂
所聚前後貢奉多少何如唯聞太官時納飲食耳桂陽
之難坐觀成敗自以雍容漢南西伯可擬賴原即天世

非望亦消又招集逋亡斷遏行侶治舟試艦恒以朝廷
為旗的秣馬按劔常願天下有風塵為人臣者固若是
邪至乃不遵制書敕下如空國恩莫行命令擁隔詔除
郡縣輒自板代罷官去職禁還京師凶人出境無不千
里尋躡而反募臺將來必厚加給賞太妃遣使市馬齎
寶往蜀足下悉皆斷折以為私財此皆遠邇共聞暴於
視聽主上叡明當壁寓縣同慶絕域奉贄萬國通書而
盤桓百日始有單騎事存送往於此可徵不朝如此誰

應受誚反以見呵非所反側今乃勒兵以闕象館長戟以指魏闕不亦為忠臣孝子之所痛心疾首邪賢子元琰獲免虎口及凌波西邁吾所發遣猶推素懷不畏嗤嗤足下尚復滅君臣之紀況吾布衣之交乎遂事不諫既往難咎今六師西向為足下憂之攸之與兼長史江乂別駕傅宣等守江陵城敬兒軍中力授因以為別敬兒告變使至太祖大喜進號鎮軍將軍加散騎常侍改為都督給鼓吹一部攸之於郢城敗走其子元琰軍至

白水元琰聞城外鶴唳謂是叫聲心懼欲走其夜又宣
開門出奔城潰元琰奔寵洲見殺百姓既相抄斂敬兒
至江陵誅攸之親黨沒入其財物數十萬悉以入私攸
之於湯渚村自經死居民送首荊州敬兒使楯擎之蓋
以青織徇諸市郭乃送京師進號征西將軍爵為公增
邑為四千戶敬兒於襄陽城西起宅聚財貨又欲移羊
叔子墮淚碑於其處立臺網紀諫曰羊太傳遺德不宜
遷動敬兒曰太傳是誰我不識也敬兄弟恭兒不肯出

官常居上保村中與居民不異敬兒呼納之甚厚恭兒
月一出視敬兒輒復去恭兒本名豬兒隨敬兒改名也
初敬兒既斬沈攸之使報隨郡太守劉道宗聚衆得千
餘人立營頓司州刺史姚道和不殺攸之使密令道宗
罷軍及攸之圍郢道和遣軍頓堽城為郢援事平依例
蒙爵賞敬兒具以啟聞建元元年太祖令有司奏道和
罪誅之道和字敬邕羌主姚興孫也父萬壽偽鎮東大
將軍降宋武帝卒於散騎侍郎道和出身為孝武安北

行佐有世名頗讀書史常誑人云祖天子父天子身經
作皇太子元徽中為遊擊將軍隨太祖新亭破桂陽賊
有功為撫軍司馬出為司州疑怯無斷故及於誅三年
徵敬兒為護軍將軍常侍如故敬兒武將不習朝儀聞
當內遷乃於密室中屏人學揖讓答對空中俯仰如此
竟日妾侍竊窺笑焉太祖即位授侍中中軍將軍以敬
兒秩窮五等一仍前封建元二年遷散騎常侍車騎將
軍置佐史太祖崩敬兒於家竊泣曰官家大老天子可

惜太子年少向我所不及也遺詔加敬兒開府儀同三司將拜謂其妓妾曰我拜後應開黃閣因口自為鼓聲既拜王敬則戲之呼為褚淵敬兒曰我馬上所得終不能作華林閣勲也敬則甚恨敬兒始不識書晚既為方伯乃習學讀孝經論語於新林慈姥廟為妾乞兒祝神自稱三公然而意知滿足初得鼓吹羞便奏之初娶前妻毛氏生子道文後娶尚氏尚氏有美色敬兒棄前妻而納之尚氏猶居襄陽宅不自隨敬兒慮不復外出乃

迎家口悉下至都啟世祖不蒙勞問敬兒心疑及垣崇
祖死愈恐懼妻謂敬兒曰昔時夢手熱如火而君得南
陽郡元徽中夢半身熱而君得本州今復夢舉體熱矣
有閹人聞其言說之事達世祖敬兒又遣使與蠻中交
關世祖疑其有異志永明元年敕朝臣華林入闕齋於
坐收敬兒敬兒左右雷仲顯知有變抱敬兒而泣敬兒
脫冠貂投地曰用此物誤我少日伏誅詔曰敬兒蠢茲
邊裔昏迷不脩屬值宋季多難頗獲野戰之力拔迹行

伍超登非分而愚躁無已矜伐滋深往往莅本州久包異志在昔含弘庶能懲革位班三槐秩窮五等懷音靡聞姦回屢構去歲迄今嫌貳滋甚鎮東將軍敬則丹陽尹安民每侍接之日陳其凶狡必圖反噬朕猶謂恩義所感本質可移頃者已來釁戾遂著自以子弟在西足動殊俗招扇羣蠻規擾樊夏假託妖巫用相震惑妄設徵祥潛圖問鼎履霜於開運之辰堅冰於嗣業之世此而可忍孰不可容天道禍淫逆謀顯露建康民湯天獲商

行入蠻備覩姦計信驛書翰證驗炳明便可收掩式正
刑辟同黨所及特皆原宥子道文武陵內史道暢征虜
功曹道固弟道休並伏誅少子道慶見宥後數年上與
豫章王嶷三日曲水內宴舳艫船流至御坐前覆沒上
由是言及敬兒悔殺之恭兒官至員外郎在襄陽間敬
兒敗將數十騎走入蠻中收捕不得後首出上原其罪
史臣曰平世武臣立身有術若非愚以取信則宜智以
自免心迹無阻乃見優容崇祖恨結束朝敬兒情疑烏

盡嗣運方初委骨嚴憲若情非發憤事無感激功名之
閒不足為也

贊曰崇祖為將志懷馳逐規搔淮部立勲豫牧敬兒莅
雍深心防楚豈不劬勞實興師旅烹犬藏弓同歸異緒

南齊書卷二十五

南齊書卷二十五考證

垣崇祖傳封望蔡縣侯七百戶。

臣祖庚

按望蔡縣屬

豫章郡沈約曰漢靈帝中平中汝南上蔡民分徙此城立縣名曰上蔡晉武帝太康元年更名望蔡武帝永明二年茹法亮封望蔡縣男食邑三百戶

虜軍果夷掘下蔡城崇祖自率衆渡淮與戰大破之。

臣祖庚

按魏書道成豫州刺史垣崇祖寇下蔡昌黎

王馮熙擊破之兩書互異

世祖以崇祖心誠不實。○南監本作不盡誠心

張敬兒傳休範左右數百人皆驚散。○臣祖庚按通鑑

從休範傳以數十人自衛似得其實若左右有數百人黃回敬兒雖勇何能徑往取之耶

何惡逆之苦。○苦南監本作甚較長

敬兒軍中力授因以為別。○臣承蒼按此句之上多有

訛闕南監本無攸之與兼長史江入至給鼓吹一部五十七字而下文其子元琰之下軍至之上却有與

兼長史江乂別駕傅宣等還守江陵敬兒十七字文
勢極順然不見敬兒告變一節事亦闕文也竊疑力
授之授或是援字軍中力援因以為別八字當在第
八頁遣使報敬兒之下第八頁當襲江陵四字當在
此頁前八行攸之二字之下直接敬兒告變至其子
元琰四十一字其與兼長史江乂以下十七字宜照
南監本移入于其子元琰之下軍至白水之上庶覺
前後氣脉一一貫通第無善本可據未敢擅改耳

南齊書卷二十五考證

謹案卷二十三第六頁後二行性和雅有氣度按
監本氣作器

第十八頁前四行與之從事刊本從訛後據監本
改

卷二十四第六頁前六行截其津要刊本津訛精
據監本改

卷二十五第十頁前六行乃分帛而衣刊本分訛
命據監本改



欽定四庫全書

覆校官助教臣吳省蘭

校對官檢討臣蕭九成

謄錄監生臣曹鏞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史部

南齊書卷二十六
七

詳校官內閣侍讀臣孫球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四千二百八十八

史部

南齊書卷二十六

梁

蕭

子

顯

撰

列傳第七

王敬則 陳顯達

王敬則晉陵南沙人也母為女巫生敬則而胞衣紫色
謂人曰此兒有鼓角相敬則年長兩腋下生乳各長數
寸夢騎五色獅子年二十餘善拍張補刀戟左右景和

使敬則跳刀高與白虎幢等如此五六接無不中補俠
轂隊主領細鎧左右與壽寂之同斃景和明帝即位以
為直閤將軍坐捉刀入殿啓事繫尚方十餘日乃復直
閤除奮武將軍封重安縣子邑三百五十戶敬則少時
於草中射獵有虫如烏豆集其身擿去乃脫其處皆流
血敬則惡之詣道士卜道士曰不須憂此封侯之瑞也
敬則聞之喜故出都自効至是如言泰始初以敬則為
龍驤將軍軍主隨寧朔將軍劉懷珍征壽春殷琰遣將

劉從築四壘於死虎懷珍遣敬則以千人統後直出橫塘賊衆驚退除奉朝請出補東武暨陽令敬則初出都至陸主山下宗侶十餘船同發敬則船獨不進乃令弟入水推之見一烏漆棺敬則曰爾非凡器若是吉善使船速進吾富貴當改葬爾船須臾去敬則既入縣收此棺葬之軍荒之後縣有一部刼逃紫山中為民患敬則遣人致意刼帥可悉出首當相申論治下廟神甚酷烈百姓信之敬則引神為誓必不相負刼帥既出敬則於

廟中設會於座收縛曰吾先啓神若負誓還神十牛今
不違誓即殺十牛解神并斬諸刼百姓悅之遷員外郎
元徽二年隨太祖拒桂陽賊於新亭敬則與羽林監陳
顯達寧朔將軍高道慶乘舸舳於江中迎戰大破賊水
軍焚其舟艦事寧帶南泰山太守右俠轂主轉越騎校
尉安城王車騎參軍蒼梧王狂虐左右不自保敬則以
太祖有威名歸誠奉事每下直輒往領軍府夜著青衣
扶匐道路為太祖聽察蒼梧去來太祖命敬則於殿內

伺機未有定日既而楊玉夫等危急殞帝敬則時在家
玉夫將首投敬則敬則馳詣太祖太祖慮蒼梧所誑不
開門敬則於門外大呼曰是敬則耳門猶不開乃於牆
上投進其首太祖索水洗視視竟乃戎服出敬則從入
宮至承明門門郎疑非蒼梧還敬則慮人覘見以刀環
塞室孔呼開門甚急衛尉丞顏靈寶窺見太祖乘馬在
外竊謂親人曰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會是亂耳門開
敬則隨太祖入殿明旦四貴集議敬則拔白刃在床側

跳躍曰官應處分誰敢作同異者昇明元年遷負外散騎常侍輔國將軍驍騎將軍領臨淮太守增封為千三百戶知殿內宿衛兵事沈攸之事起進敬則號冠軍將軍太祖入守朝堂袁粲起兵夕領軍劉韞直閤將軍卜伯興等於宮內相應戒嚴將發敬則開關掩襲皆殺之殿內竊發盡平敬則之力也遷右衛將軍常侍如故增封為二千五百戶尋又加五百戶又封敬則子元遷為東鄉侯邑三百七十戶齊臺建為中領軍太祖將受禪

材官薦易太極殿柱順帝欲避土不肯出宮遜位明日
當臨軒帝又逃宮內敬則將輦入迎帝啓譬令出帝拍
敬則手曰必無過慮當餉輔國十萬錢建元元年出為
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州軍事平北
將軍南兗州刺史封尋陽郡公邑三千戶加敬則妻懷
氏爵為尋陽國夫人二年進號安北將軍虜寇淮泗敬
則恐委鎮還都百姓皆驚散奔走上以其功臣不問以
為都官尚書撫軍尋遷使持節散騎常侍安東將軍吳

興太守郡舊多剽掠有十數歲小兒於路取遺物殺之以殉自此道不拾遺郡無劫盜又錄得一偷召其親屬於前鞭之令偷身長掃街路久之乃令偷舉舊偷自代諸偷恐為其所識皆逃走境內以清出行從市過見屠肉枿歎曰吳興昔無此枿是我少時在此所作也遷護軍將軍常侍如故以家為府三年以改葬去職詔贈敬則母尋陽公國太夫人改授侍中撫軍將軍太祖遺詔敬則以本官領丹陽尹尋遷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

會稽東陽新安臨海永嘉五郡軍事鎮東將軍會稽太守永明二年給鼓吹一部會土邊帶湖海民丁無士庶皆保塘役敬則以功力有餘悉評斂為錢送臺庫以為便宜上許之竟陵王子良啓曰伏尋三吳內地國之關輔百度所資民庶彫流日有困殆蠶農罕獲饑寒尤甚富者稍增其饒貧者轉鍾其弊可為痛心難以辭盡頃錢貴物賤殆欲兼倍凡在觸類莫不如茲稼穡難劬斛直數倍今機杼勤苦匹裁三百所以然者實亦有由年

常歲調既有定期僮卹所上咸是見直民間錢多剪鑿鮮復完者公家所受必須員大以兩代一困於所買鞭捶質繫益致無聊臣昔忝會稽粗閑物俗塘丁所上本不入官良由陂湖宜壅橋路須通均夫訂直民自為用若甲分毀壞則年一修改若乙限堅完則終歲無役今郡通課此直悉以還臺租賦之外更生一調致令塘路崩蕪湖源泄散害民損政實此為劇建元初狡虜游魂軍用殷廣浙東五郡丁稅一千乃有質賣妻兒以充此

限道路愁窮不可聞見所逋尚多收上事絕臣等具啓
聞即蒙蠲原而比年租課三分逋一明知徒足擾民實
自弊國愚謂塘丁一條宜還復舊在所逋卹優量原除
凡應受錢不限大小仍令在所折市布帛若民有雜物
是軍國所須者聽隨價准直不必一應送錢於公不虧
其用在私實荷其渥昔晉氏初遷江左草創絹布所直
十倍於今賦調多少因時增減永初中官布一匹直錢
一千而民間所輸聽為九百漸及元嘉物價轉賤私貨

則束直六千宮受則匹准五百所以每欲優民必為降
落今入官好布匹堪百餘其四民所送猶依舊制昔為
損上今為刺下氓庶空儉豈不由之救民拯弊莫過減
賦時和歲稔尚爾虛乏儻值水旱寧可熟念且西京熾
強實基三輔東都全固寔賴三河歷代所同古今一揆
石頭以外裁足自供府州方山以東深關朝廷根本夫
股肱要重不可不卹宜蒙寬政少加優養畧其目前小
利取其長久大益無患民貲不殷國財不阜也宗臣重

寄咸云利國竊如愚管未見可安上不納三年進號征
東將軍宗廣州刺史王翼之子妾路氏剛暴數殺婢翼
之子法明告敬則敬則付山陰獄殺之路氏家訴為有
司所奏山陰令劉岱坐棄市刑敬則入朝上謂敬則曰
人命至重是誰下意殺之都不啓聞敬則曰是臣愚意
臣知何物科法見背後有節便言應得殺人劉岱亦引
罪上乃赦之敬則免官以公領郡明年遷侍中中軍將
軍尋與王儉俱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儉既固讓敬則

亦不即受七年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豫州鄆州之西陽司州之汝南二郡軍事征西大將軍豫州刺史開府如故進號驃騎十一年遷司空常侍如故世祖崩遺詔改加侍中高宗輔政密有廢立意隆昌元年出敬則為使持節都督會稽東陽臨海永嘉新安五郡軍事會稽太守本官如故海陵王立進位太尉敬則名位雖達不以富貴自遇危拱傍遑畧不衿裾接士庶皆吳語而殷勤周悉初為散騎使虜於北館種楊柳後員外郎

虞長耀北使還敬則問我昔種楊柳樹今若大小長耀
曰虜中以為甘棠敬則笑而不答世祖御座賦詩敬則
執紙曰臣幾落此奴度內世祖問此何言敬則曰臣若
知書不過作尚書都令史耳那得今日敬則雖不大識
書而性甚警黠臨州郡令省事讀辭下教判決皆不失
理明帝即位進大司馬增邑千戶臺使拜授日雨大洪
注敬則文武皆失色一客在傍曰公由來如此昔拜丹
陽吳興時亦然敬則大悅曰我宿命應得雨乃列羽儀

備朝服導引出廳事拜受意猶不自得吐舌久之至事
竟帝既多殺害敬則自以高武舊臣心懷憂恐帝雖外
厚其禮而內相疑備數訪問敬則飲食體幹堪宜聞其
衰老且以居內地故得少安三年中遣蕭坦之將齋伏
五百人行武進陵敬則諸子在都憂怖無計上知之遣
敬則世子仲雄入東安慰之仲雄善彈琴當時稱絕江
左有蔡邕焦尾琴在主衣庫上敕五日一給仲雄仲雄
於御前鼓琴作懊儂曲歌曰常歎負情儂郎今果行許

帝愈猜愧永泰元年帝疾屢經危殆以張瓌為平東將軍吳郡太守置兵佐密防敬則內外傳言當有異處分敬則聞之竊曰東今有誰祇是欲平我耳諸子怖懼第五子幼隆遣正員將軍徐嶽密以情告徐州行事謝朓為計若同者當往報敬則朓執嶽馳啓之敬則城局參軍徐庶家在京口其子密以報庶庶以告敬則五官王公林公林敬則族子常所委信公林勸敬則急送啓賜兒死單舟星夜還都敬則令司馬張思祖草啓既而曰

若爾諸郎在都要應有信且忍一夕其夜呼僚佐文武
擄蒲賭錢謂衆曰卿諸人欲令我作何計莫敢先答防
閤丁興懷曰官祇應作耳敬則不作聲明旦召山陰令
王詢臺侍御史鍾離祖願敬則橫刀跂坐問詢等發丁
可得幾人傳庫見有幾錢物詢答縣丁卒不可上祖願
稱傳物多未輸入敬則怒將出斬之王公林又諫敬則
曰官是事皆可悔惟此事不可悔官詎不更思敬則唾
其面曰小子我作事何關汝小子乃起兵上詔曰謝朓

啓事騰徐嶽列如右王敬則稟質凶猾本謝人綱直以
宗季多艱頗有脅力之用驅獎所至遂升榮顯皇運肇
基預聞末議功非匡國賞實震主爵冠執珪身登衣衮
固以風雅作刺縉紳側目而溪谷易盈鵠臬難改猜心
內駭醜辭外布永明之朝履霜有漸隆昌之世堅冰將
著從容附會朕有力焉及景厯維新推誠盡禮中使相
望軒冕成陰廼嫌跡愈興禍圖茲構收合亡命結黨聚
羣外候邊警內伺國隙元遷兄弟中萃淵藪姦契潛通

將謀竊發眈即姻家嶽又邑子取據匪他昭然以信方邵之美未聞韓彭之豐以積此而可容孰寄刑典便可即遣收掩肅明國憲大辟所加其父子而已凡諸註誤一從蕩滌收敬則子負外郎世雄記室參軍季哲太子洗馬幼隆太子舍人少安等於宅殺之長子黃門郎元遷為寧朔將軍領千人於徐州擊虜敕徐州刺史徐玄慶殺之敬則招集配衣二三日便發欲劫前中書令何胤還為尚書令長史王弄璋司馬張思祖止之乃率實

甲萬人過浙江謂思祖曰應須作檄思祖曰公今自還朝何用作此敬則乃止朝廷遣輔國將軍前軍司馬左興盛後軍將軍直閤將軍崔恭祖輔國將軍劉山陽龍驤將軍直閤將軍馬軍主胡松三千餘人築壘於曲阿長岡右僕射沈文季為持節都督屯湖頭備京口路敬則以舊將舉事百姓擔篙荷鍤隨逐之十餘萬衆至晉陵南沙人范修化殺縣令公上延孫以應之敬則至武進陵口慟哭乘肩輦而前遇興盛山陽二砦盡力攻之

興盛使軍人遙告敬則曰公兒死已盡公持許底作官
軍不敵欲退而圍不開各死戰胡松領馬軍突其後白
丁無器仗皆驚散敬則軍大敗敬則索馬再上不得上
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傳首是時上疾已篤敬則倉卒
東起朝廷震懼東昏侯在東宮議欲叛使人上屋望見
征虜亭失火謂敬則至急裝欲走有告敬則者敬則曰
檀公三十六策走是上計汝父子惟應急走耳敬則之
來聲勢甚盛裁少日而敗時年七十餘封左興盛新吳

縣男崔恭祖遂興縣男劉山陽湘陰縣男胡松沙陽縣男各四百戶賞平敬則也又贈公上延孫為射聲校尉陳顯達南彭城人也宋孝武世為張永前軍幢主景和中以勞歷使使泰始初以軍主隸徐州刺史劉懷珍北征累至東海王板行參軍員外郎泰始四年封彭澤縣子邑三百戶歷馬頭義陽二郡太守羽林監濮陽太守隸太祖討桂陽賊於新亭壘劉劭大桁敗賊進杜姥宅及休範死太祖欲還衛宮城或諫太祖曰桂陽雖死賊

黨猶熾人情難固不可輕動太祖乃止遣顯達率司空
參軍高敬祖自查浦渡淮緣石頭北道入承明門屯東
堂宮中恐動得顯達至乃稍定顯達出杜姥宅大戰破
賊天中左眼拔箭而鏃不出地黃村潘姬善禁先以釘
釘柱姬禹步作氣釘即時出乃禁顯達目中鏃出之封
豐城縣侯邑千戶轉游擊將軍尋為使持節督廣文越
三州湘州之廣興軍事輔國將軍平越中郎將廣州刺
史進號冠軍沈攸之事起顯達遣軍援臺長史到遁司

馬諸葛導謂顯達曰沈攸之擁衆百萬勝負之勢未可知不如保境蓄衆分遣信驛密通彼此顯達於座手斬之遣表疏歸心太祖進使持節左將軍軍至巴丘而沈攸之平除散騎常侍左衛將軍轉前將軍太祖太尉左司馬齊臺建為散騎常侍左衛將軍領衛尉太祖即位遷中護軍增邑千六百戶轉護軍將軍顯達啓讓上荅曰朝廷爵人以序卿忠發萬里信誓如期雖屠城殄國之勲無以相加此而不賞典章何在若必未宜爾吾終

不妄授於卿數士意同家人豈止於君臣邪過明與王
李俱祇召也上即位後御膳不宰牲顯達上熊羆一盤
上即以充飯建元二年虜寇壽陽淮南江北百姓搔動
上以顯達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南兗兗徐青冀五
州諸軍事平北將軍南兗州刺史之鎮虜退上敕顯達
曰虜經破散後當無復犯關理但國家邊防自應過存
備豫宋元嘉二十七年後江夏王作南兗徙鎮盱眙沈
司空亦以孝建初鎮彼政當以淮上要於廣陵耳卿謂

前代此處分云何今僉議皆云卿應據彼地吾未能決
乃當以擾動文武為勞若是公計不得憚之事竟不行
遷都督益寧二州軍事安西將軍益州刺史領宗寧太
守持節常侍如故世祖即位進號鎮西益部山險多不
賓服大度村獠前後刺史不能制顯達遣使責其租賧
獠帥曰兩眼刺史尚不敢調我遂殺其使顯達分部將
吏聲將出獵夜往襲之男女無少長皆斬之自此山夷
震服廣漢賊司馬龍駒據郡反顯達又討平之永明二

年徵為侍中護軍將軍顯達累仕在外經太祖之憂及見世祖流涕悲咽上亦泣心甚嘉之五年荒人桓天生自稱桓玄宗族與雍司二州界蠻虜相扇動據南陽故城上遣顯達假節率征虜將軍戴僧靜等水軍向宛葉雍司衆軍受顯達節度天生率虜衆萬餘人攻舞陰舞陰戍主輔國將軍殷公慙擊殺其副張麒麟天生被瘡退走仍以顯達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雍梁南北秦郢州之竟陵司州之隨郡軍事鎮北將軍領寧蠻校尉

雍州刺史顯達進據舞陽城遣僧靜等先進與天生及虜再戰大破之官軍還數月天生復出攻舞陰殷公慙破之天生還竄荒中遂城平民曰土三城賊稍稍降散八年進號征北將軍其年仍遷侍中鎮軍將軍尋加中領軍出為使持節散騎常侍都督江州諸軍事征南大將軍江州刺史給鼓吹一部顯達謙厚有智計自以人微位重每遷官常有愧懼之色有子十餘人誡之曰我本志不及此汝等勿以富貴陵人家既豪富諸子與王

敬則諸兒並精車牛廐服飾當世快牛稱陳世子青王
三郎烏呂文顯折角江瞿曇白鼻顯達謂其子曰麀尾
扇是王謝家物汝不須捉此自隨十一年秋虜動詔屯
樊城世祖遺詔即本號開府儀同三司隆昌元年遷侍
中車騎將軍開府如故置兵佐豫廢鬱林之勲延興元
年為司空進爵公增邑千戶甲仗五十人入殿高宗即
位進太尉侍中如故改封鄱陽郡公邑三千戶加兵二
百人給油絡車建武二年虜攻徐司詔顯達出頓往來

新亭白下以為聲勢上欲悉除高武諸孫微言問顯達
荅曰此等豈足介慮上乃止顯達建武世心懷不安深
自貶匿車乘朽故導從鹵簿皆用羸小不過十數人侍
宴酒後啓上曰臣年已老富貴已足唯少枕枕死特就
陛下乞之上失色曰公醉矣以年老告退不許是時虜
頻寇雍州衆軍不捷失沔北五郡永泰元年乃遣顯達
北討詔曰晉氏中微宋德將謝蕃臣外叛要荒內侮天
未悔禍左衽亂華巢穴神州逆移年載朕嗣膺景業踵

武前王靜言隆替思又區夏但多難甫夷恩化肇洽興
師擾衆非政所先用戢遠圖權緩北畧冀戎夷知義懷
我好音而凶醜剽狡專事侵掠驅扇異類蟻聚西偏乘
彼自來之資撫其天亡之會軍無再駕民不重勞傳檄
以定三秦一麾而臣禹迹在此舉矣且中原士庶久望
皇威乞師請援結軌馳道信不可失時豈終朝宜分命
方嶽因茲大號侍中太尉顯達可暫輟槐陰指授羣帥
中外纂嚴加顯達使持節向襄陽永元元年顯達督平

北將軍崔慧景衆軍四萬圍南鄉界馬圈城去襄陽三百里攻之四十日虜食盡噉死人肉及樹皮外圍既急虜突走斬獲千計官軍競取城中絹不復窮追顯達入據其城遣軍主莊丘黑進取南鄉縣故順陽郡治也虜主元宏自領十餘萬騎奄至顯達引軍渡水西據鷹子山築城人情沮敗虜兵甚急軍主崔恭祖胡松以烏布幔盛顯達數人擔之逕道從分磧山出均水口臺軍緣道奔退死者三萬餘人左軍將張千戰死追贈遊擊將

軍顯達素有威名著於蠻虜至是大損喪焉御史中丞
范岫奏免顯達官朝議優詔荅曰昔衛霍出塞往往無
功馮鄧入關有時虧喪況公規模肅舉期寄無深見可
知難無損威畧方振遠圖廓清朔土雖執憲有常非所
得議顯達表解職不許求降號又不許以顯達為都督
江州軍事江州刺史鎮益城持節本官如故初王敬則
事起始安王遙光啓明帝慮顯達為變欲追軍還事尋
平乃寢顯達亦懷危怖及東昏立彌不樂還京師得此

授甚喜尋加領征南大將軍給三望車顯達聞京師大
相殺戮又知徐孝嗣等皆死傳聞當遣兵襲江州顯達
懼禍十一月十五日舉兵令長史庾弘遠司馬徐虎龍
與朝貴書曰諸君足下我太祖高皇帝叡哲自天超人
作聖屬彼宋季綱紀自頊應禪從民構此基業世祖武
皇帝昭畧通遠克纂洪嗣四關罷嶮三河靜塵鬱林海
陵頓孤負荷明帝英聖紹建中興至乎後主行悖三才
琴橫曲席繡積麻筵淫犯先宮穢興閭閻皇陞為市廛

之所雕房起征戰之門任非華尚寵必寒厯江僕射兄弟忠言屬薦正諫繁興覆族之誅於斯而至故乃犴噬之刑四剝於海路家門之豐一起於中都蕭劉二領軍並升御座共稟遺詔宗戚之苦諒不足談渭陽之悲何辜至此徐司空歷葉忠榮清簡流世匡翼之功未著傾宗之罰已彰沈僕射年在懸車將念机杖歡歌園藪絕影朝門忽招陵上之罰何萬古之傷哉遂使紫臺之路絕縉紳之儔纓組之閤罷金張之肩悲哉蟬冕為賤寵

之服嗚呼皇陛列劫豎之坐且天人同怨乾象變錯往
歲三州流血今者五地自動昔漢池異色胥王因之見
廢吳郡斲震步生以為姦倖況事隆於往怪疊倍於前
虐此而未廢孰不可興王僕射王領軍崔護軍中維簡
正逆念剖心蕭衛尉蔡詹事沈左衛各負良家共傷時
嶮先朝遺舊志在名節同列丹書要同義舉建安殿下
秀德冲遠寔允神器昏明之舉往聖流言今忝役戎驅
亟請乞路須京塵一靜西迎大駕歌舞太平不亦佳哉

裴豫州宿遣誠言久懷慷慨計其勁兵已登淮路申司
州志節堅明分見迎合總勒偏率殿我而進蕭雍州房
僧寄並已纂邁旌鼓將及南兖州司馬崔恭祖壯烈超
羣嘉驛屢至所聽烽譟共成脣齒荆郢行事蕭張二賢
莫不案劍餐風橫戈待節關畿蕃守之傳孰非義侶我
太尉公體道合聖杖德脩文神武橫於七代雄畧震於
九綱是乃從彼英序還抗社稷本欲鳴笳細錫無勞戈
刃但忠黨有心節義難遣信次之間森然十萬飛旂咽

於九派列艦迷於三川此蓋捧海澆瑩烈火消凍耳吾
子其擇善而從之無令竹帛空為後人笑也朝廷遣後
軍將軍胡松驍騎將軍李叔獻水軍據梁山左衛將軍
左興盛假節加征虜將軍督前鋒軍事屯新亭輔國將
軍驍騎將軍徐世標領兵屯杜姥宅顯達率衆數千人
發尋陽與胡松戰於采石大破之京邑震恐十二月十
三日顯達至新林築城壘左興盛率衆軍為拒戰之計
其夜顯達多置屯火於岸側潛軍渡取石頭北上襲宮

城遇風失曉十四日平旦數千人登落星崗新亭軍望
火謂顯達猶在既而奔歸赴救屯城南宮掖大駭閉門
守備顯達馬稍從步軍數百人於西洲前與臺軍戰再
合大勝手殺數人稍折官軍繼至顯達不能抗拒走至
西州後烏榜村為騎官趙潭注稍刺落馬斬之於籬側
血湧湔籬似淳于伯之被刑也時年七十三顯達在江
州遇疾不治尋而自差意甚不悅是冬連大雪梟首於
朱雀而雪不集之諸子皆伏誅

史臣曰光武功臣所以能終其身名者非惟不任職事
亦以繼奉明章心尊正嫡君安乎上臣習乎下王陳拔
迹奮飛則建元永明之運身極鼎將則建武永元之朝
勲非往時位踰昔等禮授雖重情分不交加以主猜政
亂危亡慮及舉手扞頭人思自免干戈既用誠淪犯上
之跡敵國起於同舟況又踈於此者也

贊曰糾糾敬則臨難不惑功成殿寢誅我蝥賊顯達孤
根應義南蕃威揚寵盛鼎食高門王爵河充陳挫襄樊

南齊書卷二十六

南齊書卷二十六考證

王敬則傳衛尉丞顏靈寶窺見太祖乘馬在外竊謂親人曰今若不開內領軍天下曾是亂耳○臣祖庚按高帝紀不載宋後廢帝紀亦無此語通鑑考異曰靈寶若語所親則須有知者豈得宿衛晏然不動據此則傳固未可盡信也

明旦四貴集議○按南史齊高帝紀公與袁粲褚彥回劉彥節更直入決事號為四貴

仲雄於御前作懊儂曲○臣祖庚按晉志曰懊儂歌者隆安初俗間訛謠之曲歌云春草可攬結女兒可攬擷杜佑曰懊儂歌石崇妾綠珠所作絲布澁難縫一曲而已仲雄蓋倣其曲而作歌也

收敬則子員外郎世雄○臣承蒼按通鑑注云此即敬則世子仲雄也仲世二字必有一誤

興盛軍容袁文曠斬之○臣祖庚按通鑑作軍容又按南史有軍容馬容如桓康為齊高帝軍容蕭摩訶馬

容陳智深蓋皆簡拔魁健有武藝之士使之前驅以
壯軍馬之容故以為名然則通鑑容字或容字之訛
也

南齋書卷二十六考證